

保祿宣講對天主教大學的啓發

文藻外語學院的校園福傳工作

文藻學院宗教輔導中心主任 王學良

背景說明

我們心自問，正如保祿所說，我不但是個分了心的丈夫（格前七 33d），又怎膽敢面對這樣一位巨人而說些連我自己也不懂的話、做也做不到的事呢？但正如保祿自己所說「他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且在達到完成之後，為一切服從他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希五 8-9），所以我也只能決定弱小地藉著對房神父的服從，藏身天主的仁慈中，讓祂用我僵了的嘴來發言吧！並希望藉此能稍稍還報這份邀請之抬愛。

我於 2001 年被召喚到文藻外語學院服務，沒想到在宗教輔導中心一待就快 8 個年頭。我從沒有在一個地方待這麼久過—除了我的台南老家以外。我也從來沒進過宗教輔導中心服務過，只有來文藻前的一個學期在道明中學當時的宗輔室初嚐滋味過。所以即使我有這麼一個奇蹟似的 8 年，跟許多人的經歷相比，仍只像個小孩子似的。

1999 年，文藻從專科學校改制為學院，後來接任的校長便朝向幫助文藻升格為外國語大學推進。換句話說，這十年算是文藻變動最大的十年。我躬逢其盛，在這樣變動過程中，賴天

主仁慈，還能平安地在宗輔中心服務著，對我是個神奇的經驗。

行進方向

世上既然有言說的宣講，那麼也有不言說的宣講。對聖保祿的景仰，讓我想嘗試從不說的宣講起步。

先從外在環境談起。文藻的生活對我是個特殊的經驗：第一，時代轉變非常快速（連跟學生「搭上線」的方式都要改變），所學也和我過去的經驗很不同；第二，學生百分之八十是女性；第三，它是個混同有日夜間部，以及專科、四技、二技不同學制的學校；第四，跟其他基督教徒的來往不少，合作機會也有，當然問題也有；第五，沒有常駐的神職人員。

面對這樣的既存環境，保祿那出了名的原則：「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格前九 22），殆無疑義會為眾人奉為圭臬。如果用在面對上述既存事實，我們會需要（一）開發除了課室、社團以外的網路世界福傳機會，也需要（二）發展適合女性的福傳方式，當然也有（三）推動合一運動的需要，以及（四）展望將來連輔大發展已久的宗教交談也會是需要。而沒有常駐的神職人員，也需（五）使得文藻的福傳工作較不害怕犯錯（因為我們只是小小教友罷了），容易發展其他適應的典禮（譬如祈福禮、成年禮、畢業授帶禮等等），並且激起我們熱烈地與其他教會或修會團體合作。

大體上這種面向外的行動，我們並不陌生。但問題沒這麼簡單，我該怎麼做，好能分享保祿的這種精神，以產生類似的作為呢？這不是說說就能做到的。或者，用另一個更具體的老問題發問：身為天主教學校的教師，我又做了什麼能幫助別人面對升學主義或文憑主義的困境與壓迫呢？這種感覺具體得

多。也許保祿認為，他從自由之身轉而成爲衆人的奴僕（格前九 19）之舉，正能幫助我們進入他的生活、給我們帶來福傳的啓發，那麼，我也就順勢從言說的外顯行動，轉向不言說的內顯行動。

向內行動的努力

我們都很想像保祿一樣，能說出那麼多感人肺腑的言語；但面對保祿情意真摯的隻字片語，很難不聯想起他一生的旅程。他是個自小就熱愛天主的人，可是也因此曾是個迫害基督徒的精英分子；他也曾有過極爲特殊的蒙召經驗，完全徹底轉變了他整個的人生方向（指掃祿的歸化）；然後還得「忍飢受渴，衣不蔽體，受人拳打，居無定所，並且親手勞碌」（格前四 11-12）；最後，他情願冒死爲答覆天主也不退縮，直至被奠祭的那時刻（參弟後四 6）。那我呢？我是否也熱愛天主到了這樣的地步呢？

很多時候，我聽到有人談福傳的效果、福傳的各種新方式等等。但我總是好奇，爲何我很少聽到有人談到熱愛天主的狀況？是因爲太私人了嗎？我不知道。但我卻常從別人好奇基督徒的言論內容中，看到這一部分的重要。譬如人們會想知道：「爲何你們總是看起來很快樂的樣子？」或是「爲何你們對事情的看法總是能從很正面的角度去看？」或是「你們彼此對待別人的方法」……等不一而足的內容。而這些旁人會注意觀察的點，對我來說，正好讓我深自反省，我對天主熱愛的程度，是不是已經超越了其他的一切？！不管我們的活動或是其他的行動有多成功或是漂亮，但是若我缺乏這一要素，我採取的「偉行」又有什麼好處呢？而雖然我離保祿的虔敬熱愛還這麼遙遠，但至少我也應該是朝向這一目標邁進才是啊！言行一致的

保祿該是我們的模範，他的精神該是我們的渴望。

同樣，在所有保祿情意真摯的文字中，「愛的真諦」大概是我們最耳熟能詳的（格前十三），也是他指給我們更為高超的道路（格前十二 31b）；聖教會也清楚地告訴教友們，信、望、愛這三超德「能使基督徒活出與天主聖三的關係」（新要理 1812）。這些事說來容易，但做起來又如何呢？而我是不是正如保祿所說的，只是個「發聲的鐸，或發響的鈸呢？」或是我怎樣知道，我確實被引導走上這條道路呢？

我想，是否樂意「被視為世上的垃圾和人間的廢物」，或許是個很好的判準，能幫助我們從事校園福傳工作者，確定自己是否被召叫與保祿走上同一條道路。換句話說，把「愛的真諦」和「垃圾廢物」相對起來看，或許會更讓我們知道我自己是誰，也更能恰當地幫助我們說話與行動。有人常覺得自己為大家忙忙碌碌，可是卻常招到毀謗或羞辱嗎？如果在良心上常是純潔無礙的，那我想應該可以「享受」一下保祿的安慰一身為「世上的垃圾和人間的廢物」者的安慰。但我這罪人卻常是把人的安慰放在前面。

那麼，回到前頭，就能回答某些人心中有的問題，即：是否不像保祿般的虔敬與熱愛天主，那就不用做任何事了呢？當然不是，而是如果我們能意識到我熱愛天主的程度，即使是到了迫害基督的情況，我還是能繼續前進行動，因為，大哉如保祿之人，亦且曾這樣走過他的一生，有過如斯的發展。只是我們斷然不可停駐在這樣的景況中，把不如保祿般的偉大當作藉口，以這樣的情形自我安慰。畢竟保祿曾清楚地告誡眾人，雖然「罪惡在那裏越多，恩寵在那裏也格外豐富」（羅五 20），但我們絕對不歪曲地去想「常留在罪惡中，好叫恩寵洋溢」（羅

六1)。

並且，當我們想要勸化別人相信基督時，我是否也是拿同樣的標準來勸我自己呢？我勸別人要熱愛天主，我自己又如何呢？做到像保祿這樣尚且被人嫌，那我這離保祿十萬八千里的罪人，被嫌棄又何妨？！那恐怕也是我應得的食糧之一吧。

共融團體的建立

上述看起來好像是個人的問題而已，其實不然。

我在文藻的第一年是個挺享受的一年，那年文藻的修女按計畫找足了四個師資，加上修女主任一共五位教師，還有一位創造力極佳的職員姐妹，組成了一個夢幻的隊伍。不過，由於學校在積極的發展中，他們也一個一個都到其他單位去打天下了，隊形組織起來就不復當年的壯盛了。

可是奇怪了，人雖不斷減少，事情卻愈做愈多、愈做愈大，天主派來聚集在我們中間的小羊也漸漸增多，年年也有人願意領洗加入教會。但是，在這種張力中，卻暴露出一個可能的危險來，就是大家漸漸地「堅守崗位」，漸漸地只要出現涉及宗教信仰的事，大家都會反射性地認為這是宗輔中心的事。這種想法擴散到感恩祭時，就容易有一種不良的發展—彌撒是宗輔中心辦的活動，而不再是「我們」的彌撒；人們不常說我可以為這台彌撒做什麼服務，而只是等著宗輔中心的安排與邀請，有了邀請，再列入考慮。

這種感受會讓我覺得我們不再是一個肢體了，而是分裂成好多個肢體一樣，而我們還不是一個多大的團體呢。就像感恩祭也不再是個共融的聖事，而比較像是一場行禮如儀的秀罷了。這與我們的初衷不符。就像保祿曾勸誡格林多教會要「言

談一致，在你們中間不要有分裂，但要同心合意，全然相合」（格前—10）。我們在校園內確實面對這種挑戰，雖然我們沒有阿頗羅或是保祿，但我們有各個處室和所屬團體，該如何表現得一心一德，確實是一件很具挑戰的事。而偶爾就會聽到「你們教友怎樣怎樣、做了怎樣怎樣的事」等等，好像在別人眼中，我們有好幾種不同的教友團體、有不同的主一樣。這帶來了很不好外觀感，有礙福音的傳揚。

誠然，基督的愛是多麼地廣、寬、高、深（弗三18），能有多元的展現與表達，但是保祿在第四章接下去講的各肢體能各盡其職、「在愛德中彼此擔待、盡力以和平的聯繫保持心神的合一」，使身體不斷在愛德中增長建立起來，卻也是保祿的宣講所看重的。換句話說，激發每一個基督徒的教會情操，使每一個基督徒珍視其基督奧體的身分（identity），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

那麼，由於教友教職員一方面是被學校依約聘進來的教師或職員，另一方面他也是蒙天主召叫的天主兒女，身具這兩者不同身分的教職員該如何自處呢！或許另一個問題更需要被注意到，就是我的工作是否幫助別的教友同仁會注意到自己的這雙重身分？是否有益於具備這雙重身分的教友同仁？

如果這情況能發展，對宗教輔導中心在台灣的校園內的處境，或許會是一個對治的良方。宗教輔導中心看來在校園內，是個有點古怪的單位，編制人員與使用經費上都有尷尬之處，有人主張以就是要讓對方知道你來到的是一間天主教的學校的方式來解決，但這方式恐使雙方陷入論戰泥沼。在這點上，或許保祿以身作則的方式值得我們參考：他自食其力，沒有享用宗徒受人供養的權利（格前九4），卻以雙手勤勞供應自己和同

工的需要（宗廿34），盡力使一切有助於福音的傳揚。這很有社會正義的風味。

我常聽人說要找全職的福傳工作者，當然，這或許有需要之處，也聽說有的基督教學校這樣做。不過，為台灣校園內的教育工作者來說，同保祿一起自食其力，然後再一起進行福傳工作，似乎是比較高明的方法。這樣做，一方面不會有動用學生的學費與教育部納稅義務人之血汗錢的虞慮；另一方面則能顯示出這是出於教育人員單純的熱火與慷慨，能避免學生覺得學校立場偏頗的質疑。這是國外有大半比例都是天主教師生的學校不容易出現的問題，我們既然有不一樣的問題困擾，也該集思廣益找出解決之道。雖然不可能人人皆宗徒，但是人人皆有保祿的心與行，或許是能對症的藥單。

那麼，整個學校除了考慮如何作為使學校出類拔萃、卓然出群外，似乎也可以考慮要怎樣規劃設計，會使保祿般的使徒精神在教職同仁身上發展出來。而學校的基督徒教職員們，似乎也應敏感於這點，免得成了不良結構的幫手。畢竟漠視不良結構的壓迫，最後也會壓迫到自己身上。教育部規劃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案（偏食嚴重就加設通識教育、倫常乖違就加設倫理教育、輕忽生命就加設生命教育等等），應該已經讓我們深自警惕、覺得累了吧！

這樣看來，保祿常說到的「軟弱」、所常誇耀的「軟弱」（而非強而有力的超人樣），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任務。因為按保祿的經驗，這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格後十二9），好比「基督的面上閃耀著天主的光榮」（格後四6）一般。這裏的困難無與倫比。如果我們從保祿對身分與關係所衍生的話題著迷的話，我們會發現我們容易去揣想基督徒與非基督徒

的樣子；可是保祿還有一種在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苦惱糾纏（《羅馬書》前面十一章表現得淋漓盡致），較少在我們中間被發酵的。這也成了另一個判準。

爲能使我們誇耀我們的軟弱，我們似乎也該把力量射向人類心之苦痛的深淵——如保祿在《羅馬書》中所表達的一樣。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不容易以十字架作爲我們的誇耀（迦六 14），不樂意以「天主的愚妄與軟弱」（格前—18, 25）來向世人宣告，或許也是因爲我們自己並不常來到內心「極大的憂愁與不斷的痛苦」（羅九 2）中，而比較希望呈現歡樂喜氣的樣子（意思是：世界於我已被釘在十字架上了，我於世界也被釘在十字架上了，參：迦六 14，真是成了我們的試金石）。但基督徒不就正是在這樣的輾轉呻吟中，才經驗到從天主那來的純全之喜樂與平安嗎？我想，直到生命完成的那一天，這種雙面的情況應常被我們所重視與接納，並樂於生活於其中。

這樣，或許我們回答了一個常被問到的、久遠的問題：「你傳報的好消息到底有多好？」

總 結

如果我們說學校的教育工作像是洗者若翰的行動，「爲上主準備一個善良的百姓」（路—17）；那麼，校園內的福傳行動，就像是在繼續保祿的工作，「全力以赴，促進所有基督信徒合一及和諧」，並走遍「世界的道路，爲把人交付給天主以及把天主交付給人」¹。盡力或許爲我們還不夠，全力以赴的保祿精

¹ 參見 http://www.radiovaticana.org/ci1_RG/2009_03_06.html 梵蒂岡廣播電台新聞—歐洲南部和東部主教團的主席們沿著保祿宗徒的足跡在土耳其朝聖。

神才是我們該穿上的。如果這樣的熱火不被燃起，我們還想侈談其他的事嗎？誠如我的大學同學曾經質問過我的，如果事情是這樣，先說服你們自己的人吧！

當然，不是人人都要做宗徒的職分。但是，困居斗室的聖女小德蘭也能是傳教主保。意思是：保祿精神的展現，在教會內能從聖方濟·沙勿略這個端點，開展到聖女小德蘭這另一個端點，有著真正多元而多采多姿的表現。這部分確實超過我們所能把握的，但我們也有能把握的，就是一方面能敏感於外面瞬息變化的世界的挑戰，另一方面更同時向內關注於團體的共融中、與教會同感，好能如保祿一樣，「對一切人，我就成爲一切……爲能與人共沾福音的恩許」（格前九 22~23），「因而我們以各種智慧，勸告一切人，教訓一切人，好把一切人，呈獻於天主前，成爲在基督內的成全人」（哥一 28）。

保祿在《格林多人前書》中論到吃祭肉的問題時，曾明白地說：「我們知道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只會使人傲慢自大，愛德才能立人。若有人自以爲知道什麼，這是他還不知道他該怎樣知道。然而，誰若愛天主，這人才爲天主所認識」（格前八 1-3）。願我們藉著聖保祿的辛勞與祈求，都能「愛德日漸增長，滿渥真知識和各種識見……賴耶穌基督滿結義德的果實，爲光榮讚美天主」（斐一 9-11）。